



早晨

吉学霈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早 晨

吉学翀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3 1/2印张 62,000字

195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2,000 定价(6)0.30元

06255

843
4071

早

晨

吉 学 霏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 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集子收集了“望夏”、“早晨”、“席子”等十一篇散文，寫了些農村新人，新事，新气象。

農村里實現了農業合作化以后，随着土地私有制度的改变，在農民日常生活中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，直至父子、婆媳之間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变化。这些变化看来似乎微小，可是包含着巨大的生活內容。尤其是人們对待集体劳动所不断增长着的不可抑止的热爱，更是令人耳目一新。作者把他在生活中的感受，寫了这十一篇散文。

6908/06

目 次

“望夏”	5
早晨	19
蓆子	28
合伙	37
雷大个	49
小閻馬的故事	56
王社長的遭遇	64
春宝和巧苓	75
在候車室里	79
女兒的祕密	87
荒溝边上	97
后記	110

“望 夏”

秋庄稼刚鋤头遍，連陰雨就滴滴啦啦下开了。真像人們常說的那樣：“六月雨，沒头尾。”一下起來就沒个停。

要說，這場雨可正下到骨節眼上了，誰不知道地里的热苗子正需要雨呢，你听庄稼人他們說的多好：“噯，下吧！‘有錢难買五月旱，六月連陰吃飽飯。’再下兩天也不咋。”

就这样，輕溜溜的东風刮着，不大不小的“白帳子雨”下着，真是越下越來勁。

陰曆六月初五后晌，雨停了。喂牛时，倒了西北風。慢慢地，西北天角上那層灰白色的云彩，疲乏不堪的炸开了縫，四分五裂的向东南退却。猛地，刺眼的太陽光从云縫中射出來，照的大地上一片金黃色。

雨过天晴，这真是一片好景象。田野上，綠蕩蕩的秋苗，这会更顯得嫩致可愛。南边，那座秀丽的臥虎山，好像剛从水里撈出來一样，青葱葱的，水灵灵的。南沙河纏着山脚，在陽光照耀下，像一条銀帶，划破田野，弯弯曲曲的向东流去。……

这时候，庄稼人三三兩兩的都到地里去了。他們在地头

上轉游着，談論着，看着自己那片綠油油的好庄稼，心里該是多麼滋潤呵！

郭大娘也从家里出來了。她剛一出大門，就看着太陽喜眯眯的笑開了。心里高興的說：“噢！這一下天可晴好啦。”

不知道的人，也許以為郭大娘跟大伙的心情一樣，因為下了這麼一場透雨，秋苗得住墒了，心里自然高興。其實，她是在操着另外一份心事。

原來，鄉下有個老規矩，逢住每年陰曆六月初六前後這幾天，年輕人照例要跟自己的愛人去岳父家里串回親戚——這叫“望夏”。雖說現在這些老路數也不那麼時興了，但老年人可總是忘不掉。再說，這都是“新”親戚，要是一年到頭壓根沒個來往，人家會說婆家為人太“小氣”。

郭大娘有個孩子叫逢春，去年年里，才跟湖坡庄的李桂娥結了婚。桂娥是個青年團員，思想挺進步，對這些年臨節到的老路數，却也看的很淡。自從去年桂娥過門以後，很少去娘家串門子，這在她來說，可也沒啥，只是郭大娘心里很過意不去，總覺得自己做婆婆的好像欠着媳婦一些什麼似的。因此，她就暗暗打定主意，不管怎樣，今年六月是非叫兒、媳婦去湖坡庄串回親戚不可。

一入六月，突然下起雨來了，一下就是好幾天。這在郭大娘來說，是又高興，又擔心。高興的是：天一晴，趁着地濕還不能做活這個空兒，好叫兒、媳婦去串回親戚，也了了自己的心願。可是她又很擔心：要是萬一天晴了抽不出這個空，那緊跟着一拉一耬的活都又出來了，這一直要到收罷秋、種上麥，人

才稍微会闲些。但这一来那不是要等到八、九月了吗？

正好，今天天晴了。她暗暗算了一下：“今天初五，明天初……啊！明天正好是‘六月六’双月双日子，正赶到节日头上。”她高兴的心里直跳，念诵着说：“明天好歹地里做不成啥活吧。”

正在这时，恰巧社长扛了张锄从西边乐哈哈的来了。她赶紧迎上去问：“文彬，这场雨下多深咯？”

“嗨！”社长笑着伸出一只腿说：“下透了！你看吧三婶，我一不小心踏到地里，稀泥差点埋住膝盖。”

郭大娘这会才留意到社长那只泥糊糊的右腿，不禁笑着说：“那你说文彬，地里一半天做不成活吧？”

“可不中！”社长仰着头，默摸了一会说：“天晴好呀，也得个三两天地里才能进去人。”

郭大娘一听，不自禁地笑了。紧往跟前走两步说：“文彬呀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。”

“呵？”社长眨了眨眼，笑着问：“你有啥事？”

“嗯，是这样，”郭大娘笑着说：“要是明天做不成活的话，我想叫逢春跟桂娥去湖坡庄看看人家那头老的。”

“呵——”社长一伸脖子笑开了。说：“三婶，你是叫他两口子明天去‘望夏’的吧？嘻嘻！你老人家想的可真周到。”

“啥‘望夏’不‘望夏’，”郭大娘赶紧笑着解释：“那是老路数啦，谁还照那行？不过，我是说，”她又往跟前凑凑，比画着说：“这是新亲戚呀，你清楚，总得打个招呼。”

社长笑着说：“行，行！明天那就放他们两口子一天假

吧！”說着，又嘿嘿嘿笑開了。

郭大娘一聽，高興的直想笑。二話沒說，轉身就往家里跑。一只腳剛踏進門檻，就喊：“桂娥，桂娥！”

桂娥從屋里跑出來笑着問：“娘，你做啥？”

郭大娘高興的說：“噯，我給你請好假啦，明天你跟逢春往湖坡庄去吧！”

桂娥一時摸不着頭腦，笑着說：“娘，閑着沒事去跑那腿做啥？再說，天一晴社里活都出來了，俺不去！”

“看你這孩！”郭大娘瞪了媳婦一眼，笑着說：“我跟社長講過啦，明天沒活。”說着，也沒等媳婦回答，一轉身往外走着說：“我去你四嫂家取點酵子。”

桂娥這才猛一想起“望夏”這回事，趕緊跑幾步攔住婆婆笑着問：“娘，你取酵子做啥？”

“傻孩子！”郭大娘深為媳婦這樣不通情理感到生氣，責備着說：“多天不往人家家里去，好歹去了，能空着手！咋着也得蒸點饅頭！”

桂娥一聽“喀喀喀”笑着說：“你要是這樣，那我可當真不去了。”

“咋？”郭大娘眼叮叮看着媳婦。

桂娥說：“你看，政府號召着叫賣余糧呢，為了串親戚，蒸一籃饅頭那不是浪費嗎？”

可不是，要說到這一層，郭大娘也想開了。去年村里搞糧食統購工作的時候，她還到處跑着去動員別人呢。她想了一想，心里有了主意。就說：“行呀！不蒸饅頭就不蒸饅頭，省得你說

我老婆子不進步。”

吃晚飯時候，逢春從外面回來了。郭大娘把明天要去串親戚這回事對孩子說了。誰知逢春理直氣壯的說：“嗨！眼下社里活忙火火的，誰還有閑心去串親戚。”

“再敢說！”她趕緊往灶火里看了看，小聲訓孩子：“二十多的人啦，一點情理都不懂，你不怕人家那頭說閑話嗎？”

“咳！說啥閑話！”逢春很不以為然的笑着說：“都是你路數稠呵！”

“去一天能耽誤你多少活，嗯？”郭大娘威嚇着質問孩子。

“一天？一天也要打亂俺的生產計劃呀！”逢春一點也不害怕，仍是嘻皮笑臉的說：“天一晴，俺隊要鋤二遍玉米了。”

“胡說！”郭大娘禁不住笑了。“我問過你文彬哥啦，明天做不成活。”

“呵！”這一來逢春明白了，原來娘已經把事情布置好了，就笑着說：“咳！串親戚這個事真沒意思！……”

剛好這時候，桂娥出來招呼他們吃飯。郭大娘趕緊小聲喝道：“嗨！往後再不准你說這種話，看人家桂娥聽見了心里難過不难過！”

“嗤！”逢春止不住蹦着嘴笑出來了。

桂娥從屋里端出一盞燈，放到院里那張小方桌上，一家三口人圍着桌子吃晚飯。

郭大娘看看天宣布說：“明天要早走呀，省得在路上受熱。”

桂娥笑着紅了紅臉看看逢春，逢春也笑着看看桂娥，小兩

口都沒搭腔。过了一会，逢春端着碗站起來笑着說：“我再跟社長研究研究去。”說着，一轉身走了。

這一來郭大娘可当真生气了，吵着說：“你这孩，連娘的話都不信了，唉唉！去跟你那社長好好咕唧吧！”說着，气的嘴一鼓一鼓的。

桂娥老想笑，要不是嘴翹的紧，可真要当着婆婆的面大笑起來了。她趕緊裝着去灶火里盛飯，站起來扭头跑了。

婆媳倆吃过晚飯，逢春才回來。一進門，郭大娘就又帶气又帶笑的質問：“問过了吧？嗯？”

可是逢春沒答話，笑着跑進灶火里了。这时，桂娥正在灶火里涮碗，小兩口唧唧咕咕商量了半天，逢春才跑出來說：“娘，你不用生气啦，俺明天一定去就是啦。”

郭大娘又好气，又想笑，裝着骨气說：“你們看着办吧！”可是心里說：“你看，这些年輕人多不成話，如今老的啥事也作不了主啦。呵呀呀！我年輕那时候，誰敢像这样？”

第二天一早，郭大娘就起來了。到院里一看，媳妇屋里還沒一点动静。就喊：“逢春，逢春，还不給我爬起來！”

“三嬸，你起的好早呀！”东隔牆有人喊着問：“逢春跟桂娥還沒走嗎？”

“文彬，你也起的怪早呀！”郭大娘高兴的說：“他們還沒起來哩！”

“嚶，我給你說三嬸，”社長的声音又傳過來：“你給逢春說說，叫他去牲口棚里牽个騾子吧，天又热，路又远，桂娥走着去可不行呀！”

郭大娘笑着喊：“行——”

正在这时，桂娥从屋里跑出来了，笑着向东院喊：“社长，算了吧！十里八里路嘛！还能把我的脚跑大！”

“看你！”社长隔牆又喊着说：“牲口都闲着嘛，骑去吧，省得它在槽上胡踢腾。”

“不啦！”桂娥扭头一看，婆婆出门走了，就开玩笑的说：“俺慢慢走着吧，到路上好说体己话。”

“哈，哈……”牆那边传过来一阵开心的笑声。

小两口要动身的时候，郭大娘从屋里掂出来两封平顶点心。桂娥说：“看你吧娘，去就去嘛，还拿这做啥？”

“噯，还说哩，”郭大娘看着媳妇，不好意思的笑着说：“就这已经够薄气啦，还能当真叫你们空着两只手去？”

郭大娘把儿、媳妇送到门外，正好社长也从家里出来了，他开玩笑的说：“噯，年轻人可真有福呀！隔些时还能出去游玩散散心。桂娥，”他随即又滑稽的眨巴眨巴眼笑着说：“今天逢春可是到你家啦，你可要好好招待招待呀！”

桂娥笑着说：“社长，你放心吧，饿着你兄弟我负责。”

这一说，大家都笑起来了。小两口亲亲暱暱的说着话直奔正南走了。

今天天晴的格外好。树梢稳稳不动。太阳刚升起一竿高，燥劲就上来了。再加上刚下过一场雨，又没风，天气真是又闷又热。

一路上，小两口说着走着，赶到南沙河，天已大半晌了。前面一眼看见的就是湖坡庄。

湖坡庄緊挨着臥虎山，背山面水，真是一個好村庄。庄西邊，是一片圓周周的崗地，上面綠蔭蔭的長滿了柿樹。庄東邊，卻是一片低窪窪的平原，庄稼人叫它湖坡。

桂娥她娘家，就住在庄西頭。小兩口剛一進大門，院子里坐着一個正在框綫的老大娘，就高興的叫了起來：

“呵呀呀，真難盼呀！”她把木框往一邊一推，像看見了寶貝似的笑着說：“我只說你們把我老婆子忘啦，嘻嘻！敢情還記着我……”

桂娥笑着說：“看娘說的，誰能把您老人家忘了。”

老大娘喜眯眯的看看女婿，趕緊說：“桂娥，你快給逢春舀盆水洗洗，噢噢噢！看熱成啥啦。”說着，像是猛然才想起來什麼一樣：“看我，只顧說哩，也忘記給你們燒茶啦，這這……看我忙的啥！”

正這時，“突突突”從門外進來一個光肚子孩子，渾身上下都是泥糊糊的，簡直像個泥鰍。他一進門就高興的喊：“咳！回來啦姐姐！”

桂娥先是楞了一下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自己的小弟弟鉄拴。

“看你這孩！”桂娥笑着問：“你去哪泥窩里打滾了，弄成這個樣子？”

小鉄拴看看逢春，又看看姐姐，呲呲牙笑了，得意洋洋的說：“你不知道，俺都在湖坡挖溝哩。”

“湖坡？”桂娥心里猛驚了一下，問：“湖坡又存水了嗎？”

“嘿，可深哩！”小鉄拴用手划划肚子說：“能埋住肚母臍。”

“呵——”桂娥臉沉下來了。沉吟着說：“這——庄稼苗……”

原來，逢春可也聽說過這個湖坡一下連陰雨就要淹庄稼，這會看桂娥那種愁悶的樣子，就知道問題很嚴重。可是他一直沒見過，就問：“以前沒有挖過排水溝嗎？”

桂娥說：“很早挖過一回，後來因為幾年沒下連陰雨，大伙嫌占地，把它平了。”

逢春問鉄拴：“都有誰在哪挖哩？”

“誰，可多啦！”鉄拴挺神氣的說：“我吧，俺二明哥吧，還有……嗯，俺老德爺吧，”他說着說着說不過來了，把手一擺說：“全村人都在哪，嗯，還有馬村的人也來啦。”

這時，桂娥她娘也從灶火里出來了，說：“咦，桂娥呀，這回比哪一回水都大，大雁灘也都上水了。你看看，要是今天把水放不出去，那要糟踏多少庄稼呀！”老大娘說着說着恨起來了：“這個死天爺，一下起來就像瘋啦一樣，淨給人找禍害！”

桂娥好大時候沒吭聲，這時突然說：“逢春，你歇會吧，我去看看去！”說着，順勢把牆上靠着的一張鉄鍬一掂，趁勢就想走。

逢春站起來說：“嚶，等一等，我也去哩。”說着，兩只眼吃吃溜溜四下瞅。桂娥笑着問：“你找啥？”

逢春說：“找個家伙嘛！”

這一來，可把桂娥她娘急壞了，埋怨着說：“桂娥，你這傻丫頭，逢春連口水還沒喝，你把他往哪引！”

桂娥笑着看看逢春，說：“你歇會喝點茶再去吧。”

“**噯，我等不着。**”逢春紅了紅臉咕噥着說。這時，他一眼看見南屋門里边靠了一張新條欵，隨即跑進去掂出來對丈母娘說：“娘，我不渴。俺們走啦！”說着，小兩口一轉身出門走了。

桂娥她娘着急的直搖頭。趕了几步，在后面喊着說：“桂娥，你可早些把逢春引回來呀！”心里生氣的想：“唉！這些年輕人真是……”

桂娥前面跑着，逢春后面跟着。一路上，逢春盡在想：“湖坡，那是個啥樣子呀？保不住跟俺莊的波池一樣，圓周周的，滿溜溜的。那——庄稼苗不是要泡死嗎？”他想到這里，急的出一頭汗，放快步子趕緊跑。

正跑着，“吃——”一下踩住個水坑，險些撈翻了，桂娥扭回頭來笑着說：“你慢着嘛！”

逢春笑了笑說：“我心里急呵！”

小兩口大跑小跑，剛出村，逢春一眼就看見東邊是一片明閃閃的大水，他不由得吸了口冷氣，心里想：“呵！這麼大一片！”

湖坡北邊，有一行很長很長的人羣在蠕動着挖溝。因為不遠，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泥塊子在人頭上來回飛着，吵雜聲也不斷從遠處傳來。

湖坡周圍的水，可也不太深。影着水皮，可以看見一層綠油油的玉米苗在水里靜靜的站着。逢春趕緊把手伸進水里試了試，着急的說：“噯，水還沒晒熱，這得趕緊放水呵！”

桂娥脫着鞋說：“你趕快吧，天不早了。”

逢春把新褲子也脫了。往肩膀上一搭說：“走！”兩口子踩着稀泥路，深一脚淺一脚的一漫東北走了。

等他們快走到人羣跟前時，只聽見幾個姑娘在小聲笑着說：

“噯，看桂娥姐來啦！”

“後面跟那個年輕人是誰？穿藍格格布衫的？”

“她女婿吧……？”

“嘿，就是他！”一個胖姑娘很有經驗的說：“郭逢春，今天一定是來‘望夏’的。”

旁邊一個老漢正在一畝一畝的往上面摺泥，這會停下來生氣的說：“唉！趕緊干吧閨女們，你們哪有恁多閑心！咳咳……”

可是姑娘們總是很有情趣的，也不管老漢怎樣生氣，仍是唧唧咕咕的說個不休。

等桂娥跟逢春來到跟前，她們就嘻嘻哈哈叫開了：

“桂娥姐，你可真行運氣呀，瞅這麼個好日子來走娘家！”

那個胖姑娘開玩笑的說：“桂娥姐，你怎麼把你的‘客’也帶來了？嘻嘻！”

這時，一羣正在挖泥的小伙子也樂開了，亂叫着說：“張庄哩客，來這裡挖吧，俺這塊熱鬧。”

“把你的新布衫也脫了吧！”一個全身晒的黝黑的小伙子，俏皮的笑着說：“小心弄上泥呀！”

“咳！真是胡鬧！”剛才教訓姑娘們的那個老漢，這會背過臉來又在斥責小伙子們：“人家今天是來作客的，你們胡呱答